

封面设计 张 雪

本刊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戈宝权	方 敬	叶君健	石川一成
	刘后一	任溶溶	何公超	吴朗西	陈冰夷
	陈孟汀	谢文炳	群 懿		

书号：R10247·233 定价：0.36元

第十辑

短篇小说	一张照片	〔苏〕阿·班台莱耶夫	1
		冯玉律译	
	里科的小提琴	〔瑞士〕约翰娜·斯比丽	34
		宁心田译	
	一封没有发出的信	〔苏〕B·奥西波夫	45
		黄忠福译	
	烟斗	〔美〕凯·韦瑟斯比	60
		张云皋译	
	少先队员斯维特兰娜	〔苏〕C·巴鲁兹金	67
		林宁修译	
科幻小说	灰驴与白马	〔法〕马赛勒·埃梅	83
		刘红雨译	
	再见了，大个子	〔日〕中尾明	125
散文		盛树立译	
	啼兔	〔苏〕3·皮罗戈娃	102
		周德至译	

寓言	鹿和泉水	〔西〕萨 马 涅 戈	58
		霜 榴 译	
言	孩子、刺猬和毒蛇	〔白俄〕K·克拉毕瓦	123
		樵 夫 译	
故事	动物故事二则	陈 光 译	80
	小刺猬		
	两只山羊		
书札	致法国小朋友的信	〔法〕尚塔尔·戈雅	65
		杨 亚 蓉 译	
民间传说	从仙乡返回的男孩	史 昆 译	107
名人轶事	谦逊的将军	霜 榴 译	32
	观众的眼力	张 丹 忱 译	33
世界趣闻	群象大闹旧金山	〔美〕玛格利特·华·洪	99
		王 映 桥 译	
儿童环球旅行	海滨卫士	〔美〕珍妮·菲利普斯	113
		迟 绍 渝 译	
幽默与笑话	冬冬笑话选	杨 钟 译	116
科学的奇迹	神奇的冰锯	华 伦 译	119
科学游戏	纹丝不动的硬币	赵 戈 非 译	120
动脑筋	迷宫探宝	郝 琳 编 译	121



一張照片

〔苏〕 阿·班台莱耶夫

冯玉律 译

柯斯佳两天没吃东西了，光是喝水。水——那是不要付钱的。任你从早喝到晚：每个街角都有供水站，——弯下腰，拧开龙头，就可以使劲喝，想喝多少都行。可糟糕的是，喝了水并不会真的管饱。不管怎么喝，肚子还是饿得发疼。

柯斯佳已经熬了两天，第三天可受不住了。整个早晨他都在小镇上逛，挨家挨户地敲着窗子，哀求说：

“大婶……行行好吧……给一块面包！”

但是，所有的窗户都砰的一声关上了，窗帘拉上了。人们回答柯斯佳：

“上帝保佑你，小伙子。上帝保佑你。”

到中午时分，柯斯佳的肚子疼得他简直想哭。甚至更糟糕的是，他简直想去投水自杀。

柯斯佳只好去找他熟悉的那些伙伴。他是认得一些人的——街头的一些小流氓。这些人是小偷，他们把柯斯佳给赶

走了，说：

“我们可不打发叫化子。你不肯跟我们去偷，看在上帝的份上，那就滚到你的鬼奶奶那儿去吧。”

柯斯佳叹了口气，一声不吭，也不见怪，又走到供水站那边去喝水了。他一边走，一边拾香烟头：要是抽口烟，肚子也就不会那么饿了。突然，他听到火车在呜呜叫，才想起他好久没上火车站去了。他怎么竟想不起这点来呢？要知道在车站上可以讨到几个戈比，还可以帮谁提提东西什么的。

他鼓起最后一点劲儿朝车站跑去。那儿刚好有人在候车。站长走出来，站在信号灯跟前，把一只腿往前一伸，故意显示一下他那洁白的裤子。旅客们在月台上溜达着，那些阿姨热得不住地挥着雪白的手绢。

柯斯佳赶快伸出手去，手板凹得象一条小船，然后往人群里一钻，苦苦哀求道：

“好心的公民……请赏给孤儿一点饭钱吧！……”

人们来来去去，打他身边走过，可对他连看也不看一眼。要是有人穿得干净一点，他抬眼把你一瞅，然后便皱起眉头绕道走过去。可别把他衣服给弄脏了。

这时候，柯斯佳的运气来了。他看到有个姑娘朝他走来。脸相挺和气，象是笑盈盈的，手里捧着一大束稠李花。

柯斯佳对她说：

“高贵的小姐，行行好吧。请赏给孤儿一点饭钱吧。”

她立即停下脚步，在手提包里翻寻起来。柯斯佳看到她掏出一枚十戈比的硬币。他伸出手去准备接，可是硬币丁零一声掉在月台上，然后跳了一两下，便滚到木铺板的缝里去了。

“好吧，自己去捡，”姑娘笑着说。“看你的运气罗。”

柯斯佳刚跳下月台，刚想朝月台的铺板下钻去，猛然听到一阵轰隆声和丁当声，汽笛呜呜直叫：火车开来了。不，得赶快往后退，——硬币是跑不掉的，可不能错过更要紧的事情。

他又跳上月台，可那里已是乱糟糟的。吵吵嚷嚷，丁零当郎，烟气腾腾。

柯斯佳赶快朝车厢奔去。眼下求人施舍不是时候了。在这样一片忙乱中，那怕是最善心的人，也不肯把手伸到口袋里去掏钱包的。

柯斯佳只好寻求别的门路。别的事情他也会干的。他可以替别人拿东西——袋子啦，小箱子啦，篮子啦。

“叔叔，让我来拎吧。”

可是叔叔们却挥手回绝了，说：

“我们自己拿。你最好去找那些有钱人吧。”

而有钱人却只找戴号牌的苦工。再说，柯斯佳也拎不动他们有钱人的大箱子。

柯斯佳觉得受了委屈，心里挺沮丧。在这儿也一无所获。

“唉，”他想，“还是去找那枚十戈比硬币吧。”

他又朝月台的铺板下钻去。可是，怎么找得到这十戈比呢？连它掉在什么地方都记不清了。

柯斯佳在地上爬呀，爬呀，把两个膝盖都给磨破了。他只找到几个香烟头，和一只人家咬剩的苹果，剩的还不算太少。他把它吃了，然后把香烟头塞在耳朵后面，想爬出来。蓦地，他看到一根皮带。

一根窄小的、用鞣皮制的皮带在上面吊着，它晃了几



晃，然后从月台上低垂下来。上面的铁质扣环闪闪发亮。

柯斯佳连想都没想过这是什么皮带，它是从哪里来的。他一把抓住，使劲一拽，——一只柳条篮子霍地从月台上头落到他的脚下。

柯斯佳把身子缩成一团，吓得连口大气都不敢出。他想：篮子的主人眼看就要跳下月台，用扫帚把他柯斯佳狠狠地揍一

顿。但是，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过去了，谁也没来找篮子。柯斯佳的头顶上人来人往，吵吵嚷嚷，高谈阔论，而柯斯佳却象一只小老鼠似地躲着，一动也不敢动。

最后，他鼓起勇气摸了摸篮子，掂了一掂：它还挺沉哩。篮子上捆着一根鞣皮制的皮带，好拎起来方便一点。扣环上还挂着一把小小的锁。连五岁小孩都能把它砸开。

柯斯佳将篮子捧在手里，闻了闻：没有什么特别的气味。他把手指头塞到篮盖下，触到一件软绵绵的东西，大概是件衬衫吧。

柯斯佳突然感到一阵头晕，恶心。肚子里咕噜噜地叫起

来。也许他吃的那只苹果已经不大新鲜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

锁咔嚓一响，皮带脱了下来，扣环掉在一边。

果然如此：放在上面的是件衬衫，白色带条纹的。衬衫下面是书。有十来本。书下面有一双穿过的黄皮鞋，还有装在小盒子里的剃须刀，以及一块包在纸里的肥皂头。篮子底下有一张画片。不，是一张相片。

柯斯佳也不去细看，只管把东西乱塞一通：衬衫塞在怀里，书和相片也往那儿塞；剃刀和肥皂装进口袋，皮鞋则套在脚上。那只篮子就留在老地方，他也不可惜——带着它会惹祸的。

虽说柯斯佳以前没有偷过东西，可他还是挺机灵：他没有从原地钻出来，而是一直爬到月台的尽头。到那边才探出身子，往四周张望了一下，随后跳起身来，头也不回地大踏步走了。

走是在走，可是心头却象有条小鱼在蹦蹦跳。他又羞惭，又高兴。现在他总算可以吃饱肚子了。现在只要把偷来的东西脱手就行了。

可是一想到这些东西是偷来的，他的耳朵就发烧。

他想：“不，我可不是偷的。那篮子是自个儿掉下来的。我只不过是拽了一下皮带罢了。”

“那末，”他想，“我干吗又要逃走呢？假如不是偷的，那干吗要把篮子扔掉呢？”

他一边这样想，一边加快脚步。他知道现在该往哪里走——到街头去。那里住着一个叫雅希卡·凯恩的独眼人，专干买卖脏物的勾当。

凯恩喝得醉醺醺的，坐在菜园里，正在同小伙计们打牌。他以为柯斯佳又要来乞讨，便赶他走：

“去吧，”他说，“给我见鬼去！你们这些要饭的人把我烦死了……该去干活，别老是求人发善心。”

柯斯佳没有生气，也没有走。他站了一会儿，抬起一只脚，露出穿着的黄皮鞋，说：

“买吧——我要脱手。”

凯恩看了看，摸了摸。显然，他看中了。

“多少钱？”他边问，边分发油腻腻的纸牌。

“给十个卢布，一个戈比也不能少。”

凯恩笑了起来。

“哼，想得倒美！还想把次货充好货卖呢？赚个帐怎么样？”

凯恩说的是小偷的黑话。不过柯斯佳也懂，他自己也从伙伴们那儿学会讲黑话了。柯斯佳不高兴起来：

“你说正经话。‘什么赚个帐’！这种鞋在市场上要卖二十个卢布哩。要给现钞，少一个戈比也不行。”

他们终于敲定了价钱：五个卢布。柯斯佳一下子富起来了，顿时神气起来了。他又取出衬衫、剃刀、肥皂、书籍、相片来。直到这会儿他才看清这张相片。相片上是个小姑娘的脸蛋。她跟柯斯佳同年龄，也许稍大一点。小姑娘的鼻子往上翘着，左眼睛眯了起来，大概在笑吧？脖子上围着条少先队的领巾，不过是黑颜色的。还有眼睛，嘴唇、头发，也都是黑颜色的。脸颊却是白白的，没有一点生气。

凯恩买下那件衬衫，付了三个卢布，剃刀付了五十个戈比。他还收下肥皂和皮带，添了十个戈比。至于书籍，他只

翻了一翻，没有要。

“我不感兴趣，”他说。“这尽是些政治书，我可只念大仲马的小说书。”

相片也没有要。

“我要它干什么，”他说，“别人的相片！”

“我可以卖便宜点，”柯斯佳说，“五个戈比就行了。”

“不要。一个戈比我也不要。你还是拿回家去搁在钢琴上吧。”

好吧，不要就不要。反正柯斯佳现在也不发愁。他径直朝市场上走去。

旧书摊的小贩开价两个卢布，买了他的书。柯斯佳没有讨价还价。即使一个卢布他也卖。相片却留着，本来要扔掉的，后来想想：还是藏起来，也许什么时候能用得着呢。他把相片塞在衬衣里面，贴着肚子，把钱数了一数，然后象个阔少爷似的逛起市场来。

他在市场上一直逛到傍晚。身边有钱真带劲。先喝了一大瓶热牛奶，吃了一个长圆形的白面包。然后，来了一磅醋栗，再后是干酪，黄油……他在白布帐篷里一杯又一杯地吃了整整一个卢布的冰激凌。还抽起“拉柯夫斯基”牌香烟来。他碰到了米季卡·叶日克，那人同他一样，也是个流浪儿。他忘了前不久同叶日克吵过架，叶日克还骂他是“长虱子的瘪三”那件事。没关系，柯斯佳原谅了米季卡，让他饱餐了一顿，还送了他五十戈比。既然自个儿有了钱，那又何必小器呢！

当柯斯佳回去过夜时，他随身还带了不少吃的东西。

他是在蒸汽磨坊旁边的空地上过夜的。那边用木板搭起

了一个小窝棚。这还是他同叶日克要好时搭的。他们一起睡在这里，直到吵架以后才散伙。

柯斯佳拖着脚步好不容易才走拢他的窝棚：他从来不曾吃得这样饱过，现在弄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他在窝棚边坐下来，摸出一枝“拉柯夫斯基”香烟，边抽边歇息。背后的墙壁又平又高——那是磨坊。墙里面日日夜夜都有什么东西在喀嚓喀嚓地响，好象火车开过一样。大概是什么机器……而靠着墙壁，在柯斯佳的头顶上则悬挂着一盏电灯，通霄都在摇来晃去。

柯斯佳抽完烟，动手把东西放到窝棚里：一个精制面包，一圈香肠，糖果，波尔塔瓦产的马合烟草……他从怀里掏出那张相片。他也想把它藏起来，后来转念一想：可以在没事干的时候瞧瞧。他趴在潮湿的草地上，把相片放在面前，端详起来。小姑娘依然象以前那样瞅着他。鼻子往上翘着，左眼睛笑眯眯的。

柯斯佳一边打量着小姑娘，一边暗自思量：

“要是她现在一动弹，准会张开嘴巴说：‘柯斯佳，你这个坏蛋。你这个没教养的蠢货。你有什么权利把我连同皮鞋和政治书一起偷来？！’”

不过，柯斯佳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小姑娘是不会变活的。他倒有点惋惜她不会说话，甚至不会对柯斯佳稍微眨眨那只俏皮的灰眼睛。

柯斯佳没有把相片藏起来，却把它挂在自己的窝棚里。没有钉子，他便找了块小木片，想方设法钉到墙角落里。他的窝棚里似乎变得喜气洋洋了。

柯斯佳睡得很不好。老是醒来，胸中感到有点发闷——大

概是吃得太饱了。尽管这样，他一醒来还是忍不住一会儿咬一块面包，一会儿啃一节香肠，一会儿又吮起糖来。

将近早晨时他倒睡熟了，梦见他在乡下自己家里，他还小，妈妈和爸爸都还活着。柯斯佳坐在长凳上，正在用短麻纤维编一条鞭子，而他的姐姐萨沙——她也活着——正坐在旁边，用柔软的木梳替他梳头发……

柯斯佳早上醒来，看到头顶上那张相片，便明白他已爱上它了：因为那个长着一双愉快的灰眼睛的小姑娘挺象他的姐姐萨沙。

坏日子到了。柯斯佳又倒了霉——肚子都饿瘪了。

秋天已来临，阴雨连绵。冰冷的地面变得光秃秃的，连根小草都没有。柯斯佳经常从早到晚都蹲在窝棚里。由于潮气他冷得发抖。

有一次，柯斯佳就这样躺在窝棚里面。他的肚肠都抽筋起来：从昨天早晨起他就没有闻过面包的味儿了。他从昨天起一直在盘算，要是能从哪儿哪怕弄到五个戈比来买点吃的也好。可是，一个人倒了霉，他还能从哪里搞到钱呢？柯斯佳真不走运——简直想不出比这更糟的处境了。大前天，他在车站上差点给火车压死，——他在火车开动时从车厢里往外跳。那时，他想从一个庄稼汉坐的长凳下把锯子给弄走，庄稼汉便来抓他，他在逃跑时纵身一跳——便老实不客气地跌在铁轨上。昨天，有个乌克兰女人用火钩子在他的背上狠揍了一下。柯斯佳想把晾在她院子里绳上的毛巾扯走，但干得不够利索。

不，柯斯佳是偷不来东西的。他是不会成为一个老练的小偷的——伙伴们这样说，他自己也看到这一点。

但是，他对“要饭”这一行也生疏了。一边求人施舍，一边眼睛却溜溜地转：人们便一眼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去，去，”他们说，“我们可知道你是什么孤儿。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你是贼。”

柯斯佳躺在板棚里，心里想：“最好能卖掉什么东西！但又没有东西可卖。全部家当都在自个儿身上。透过衬衫可以望见光肚皮，头上也是光光的，脚下没穿鞋，连裤子都是用根烂乎乎的细绳子系的。”

这时，他看到了那张相片。

“怎么样，”他想，“还是卖了吧？说不定会给一磅面包哩。或者半磅也行。”

他舍不得那张相片，可有什么法子呢。人们说得对：“饥饿不饶人。”柯斯佳叹了口气，朝小姑娘瞧了最后一眼，然后把相片从墙上取下来，马马虎虎地抿抿平，擦去灰尘，把钉子戳破的小孔洞用手指揉了一揉，便朝市场走去。

他在市场上掏出相片，边走边挥，叫卖道：

“谁要谁要？便宜卖！”

人们连看也不看，只管在旁边走过去。

柯斯佳叫得更响，把相片挥得更起劲了。有个胖女人走过来。他把“商品”塞到女人的面前。

“大婶，把相片买了吧。”

女人挥了挥圆滚滚的手，也不瞧上一眼：

“见你的鬼。什么相片不相片的。”

另一个女人久久站着，把相片端详了好一会儿。横看竖看，颠过来倒过去，还透着光望了一望。然后，她摇摇头，叹口气，对柯斯佳说：

“你们这些小偷，真该打，”说罢扬长而去。

柯斯佳可已经走不动了，他勉强挪动着步子。连嗓子也哑了。

“那怕给一小块面包，”他想，“那怕给一块面包皮也好。”

突然，有个人走到柯斯佳跟前来。他是个大胡子，高高的个儿，身穿一件白衬衫。光脚穿着一双绳编的软底鞋。他看到相片，便一把从柯斯佳的手里夺过来：

“这是什么？”

柯斯佳给吓愣了。他想跑，可是跑不动：两腿不听使唤。

“从哪里搞来的？”大胡子问道，两眼却在柯斯佳的那张相片上搜寻着什么。

“这是我的东西！”柯斯佳说。“这叫人像照。”

“什么，人像照？那这是谁的像？”



“ 什么谁的？这是我的姐姐啊。 ”

大胡子吹着黑胡子笑起来。

“ 你的姐姐倒不错。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

柯斯佳好容易才转动起舌头。

“ 萨沙， ” 他说。

大胡子又笑了。

“ 嗯，萨沙？说不定是娜塔莎吧？你这个做生意的怎么要把自己的姐姐给卖了？ ”

“ 对，要卖， ” 柯斯佳说。 “ 急需要钱呗。 ”

“ 你要多少钱？ ”

柯斯佳看到这个人挺喜欢相片，就想：可以抬抬价钱了。

“ 五十戈比！ ” 他说。

大胡子搔着头皮，沉吟起来。

“ 哎呀， ” 柯斯佳想， “ 我开价高了一点。 ”

大胡子又朝相片瞅了一眼，然后把它还给了柯斯佳，说：

“ 你听我讲。现在我身边没带钱，而且正忙着去上班，不然要迟到了。老弟，咱们这样办吧。你晚上到我家来。我买下这张相片，给你五十戈比，也许还多一点。这个， ” 他说， “ 你要注意，这是张非常出色的相片。你来吧？ ”

“ 我来， ” 柯斯佳嘴上说，心里却在想：

“ 等着吧……我会来哩……大胡子是个老鬼，倒想诱我上钩！ ”

大胡子在小纸条上写下地址，交给柯斯佳，向他挥了挥手，然后蹬着绳编便鞋急急地离开了市场。

到晚上时间还早。柯斯佳反复猜度了十来次：去还是不去？他在市场上讨到两根黄瓜和一小块面包。肚子填饱了一点，便舍不得那张相片了。值不值得卖掉呢？那人说得对，这委实是一张挺出色的相片。再说，要去也有点令人担心；说不定那个大胡子是故意让他自投罗网呢？柯斯佳一到那里，就会遇到埋伏，警察正提着手枪等他哩。

可是，快到傍晚时分柯斯佳的胆子又壮了。他肌肠辘辘。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上大胡子那里去。他找到了那条街和那幢房子。房子一点也不大，前面有个小台阶，旁边有个小花园。花园里长着一棵苹果树，台阶前种着几株金灿灿的向日葵。

柯斯佳在台阶上站了一站，最后鼓起勇气敲了敲门。

大胡子立即走了出来，好象他就站在门后等他似的。

“啊，”他说，“做生意的来了？！”

柯斯佳吓了一跳，差点跌坐在地上。

“完了”，他想，“闯祸了。他马上会把我抓起来。逃也逃不掉了。”

他傻乎乎地呆立着，象根标桩。大胡子倒笑了，给柯斯佳把门拉开，说：

“好吧。老弟，请进。非常欢迎”。

柯斯佳跨过门槛，两腿重得好象踩了五俄里沼泽地，连站都站不住了。“要抓就快点抓吧，”他想。

大胡子把他领进房间。柯斯佳扫了一眼——陈设并不怎么讲究。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架铁床，床上放着件大衣，算是被子。不过书倒挺多。罐头盒里插着几束小花儿，墙上贴着图画，画的是列宁，一只手伸向前方，旁边还有一把吉

他，挂在绳子上。

柯斯佳从怀里掏出相片，递给大胡子：

“给。”

可是，那人好象把讲定的事情丢在脑后了。

“噢！”他说，“相片！好吧，把它放一放。就搁在窗台上。”

然后他说：

“来，坐下来。现在咱们俩先填饱肚子再说。”

柯斯佳朝他瞅了一眼，瞅见大胡子在笑。“你玩些什么花样”，柯斯佳想，“想捉弄我，大胡子这老鬼！要抓，干脆马上就抓。”

可是那人又笑了，对柯斯佳说：

“请坐，请坐，别客气。”

柯斯佳便坐了下来。大胡子把一个盘子端在他的面前，还摆上刀叉，然后说道：

“你坐一会儿，好吗？我去搞点东西来。”

“我知道，”柯斯佳想，“你哪里是去搞什么东西，分明是去报告警察呗。”

大胡子刚走，柯斯佳便将刀叉往腰包里一装，把盘子往怀里一塞，急急忙忙地朝窗口跑去。他爬上窗台，要往花园里跳，可是胳膊肘不灵巧，撞到了窗玻璃，只听见丁当一声，玻璃碎片撒了一地。柯斯佳还没来得及哼一声，他的脚已经被人一把抓住了。他回头一望——是大胡子站在后边，又在笑。

“你怎么啦？”大胡子问道。“啊？你想到哪儿去？”

柯斯佳忍不住了，从窗台滚到了地板上，然后放声大哭